

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中医论治

TANGNIAOBING HE GAOXUEYA DE ZHONGYI LUNZHI TANYUAN

程庆民 著

探源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程庆民，1997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毕业后，曾就职于天津蓟县卫生学校，担任大专班的教学和教务工作。2003年，调入蓟县中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其间参加了全国“西学中”第十四期的学习，取得了中医执业资格。

2003年秋，因为机缘巧合，开始从事中医论治糖尿病的专题研究。历经十几年不断学习和探索，对糖尿病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不但依据《伤寒论》之中的方剂总结出中医论治糖尿病的九个证型，揭示了其中的道理以及某些相关问题的实质，还从现代医学实验科学的角度，找到了糖尿病问题的核心之所在——肝脏，这既有别于现代医学的“胰岛素学说”，也把中医的消渴病和现代医学的糖尿病真正联系到了一起，为糖尿病的论治拓宽了思路。

作者在进行从中医论治糖尿病专题研究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糖尿病性高血压的问题。在听友人讲解流体力学的相关知识以后，作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从中医论治高血压的问题也进行了探索，并进行了分型，进而对糖尿病性高血压的问题也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述和实践。

本书即是作者多年来不断学习、思考和摸索、实践的结果。

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中医论治

程庆民 著

探源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中医论治探源 / 程庆民著. — 赤峰 :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3  
ISBN 978-7-5380-3288-8

I. ①糖… II. ①程… III. ①糖尿病—中医治疗法 ②高血压—中医治疗法 IV. ①R259. 871 ②R259. 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21 ) 第005616号

### 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中医论治探源

---

著 者: 程庆民  
责任编辑: 马洪利  
封面设计: 立方传媒  
出版发行: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南一段4号  
网 址: [www.nm-kj.cn](http://www.nm-kj.cn)  
邮购电话: 0476-5888970  
印 刷: 赤峰天海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370千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2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0-3288-8  
定 价: 59.00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电话: 0476-5888926 5888917

## 丁 序

庚子多事，新冠之患方消又起，吾友程君恰于此时成书，嘱我作序。

中医之于国人，作用本不必论，虽百年式微，仍尽护佑之责不辍，薪火传承不绝。究其因，有其实效，现其实效者，良医也。何为良医？则唯精诚二字而已。

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理法方药，均源于古代哲学，机制不同于现代实证医学。其内在逻辑，不入其门者终难探其究竟。就如此书所谈的“糖尿病”“高血压”，中医自古本无此说，而治疗方法多是分别在不同“病”的“症状”中，不独将其作为单独的一种“病”对待。中医将这两者作为单独的“病”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然众家之说纷纭，于病因、治法各有其探索，亦各有所长。

程君本学现代医学出身，2003年起接触、学习、研究中医，始于迷茫，归于清明。就如中医所言，阴阳者既不能执着于实有，又不能有所模糊，要求“治病务求其本”。然“本”之所在又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各有不同。病因错综复杂，难以归类，但人体疾病总有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针对不同病例，找到这个规律则可豁然开朗。说来简单，但经历这个过程而能有所得就很困难了。

程君自研究中医伊始，多年手不释卷，心无旁骛，精研中医理论，深得中医学整体理论和辨证论治思想精髓。因困惑于糖尿病、高血压无法治愈的现象，认为“医学的目的是使患者恢复健康，所谓的终身疾病不是医学的终点，而只是问题尚未解决的状态”。他站在现代医学知识的起点，结合中医脏腑、经络学说以及天人互感的五运六气学说，以传统中医理论和现在日益发展的病理、病因学的成果为立足点，跳出了现有胰岛素学说的桎梏，对糖尿病是“厥阴之为病”，病因源于肝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向一个近于固化的理论提出挑战，不仅

需要很大勇气，而且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进行一系列不间断的研究、印证，从所有成败得失中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艰辛外人难以理解。

我另一个医生朋友，系从事神经外科、脑血管病方面的专家，对于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曾发感叹“医学既反动又落后——说其反动，是因为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个客观规律，而医生的职责偏偏要部分改变或逆转这个规律；说其落后，是因为相对于其他门类现代科学的研究水平来说，医学研究所能运用的，都是至少几十年前的东西”。可见医学探索之难！

“有物浑然，先天地生。”中医的探索，就是通过对生命中现象的研究，去揭示有关人体如何运作的这部分“先天地生”的规律。依据中医理论，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内部各脏腑、经络之间的运作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存在于天地中、人世间，又会与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相互影响。这种实体上和精神上的独立存在和相互影响，便是人生老病死的原因所在。其中牵扯极广，所以疾病的成因，尤其是慢性退行性疾病，也绝不仅仅是由某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单独导致的。“治病务求其本”就是要找出机体内在和外在的违反正常规律的因素所在。这也是医学传承艰难，发展更难的原因。没有“精诚”之心，便很容易沦为“匠匠”，修不成良医。程君近二十年间结合中医和现代医学理论，对糖尿病、高血压形成机理抽丝剥茧，追本溯源。其间外缘纷扰不能惑其心，艰难挫折不能易其志，始终不改初衷，只求了解疾患的本来面目，终于在糖尿病、高血压的中医治疗领域颇有成就，在疾病成因、病理变化和治疗手段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能经得起实践的验证。学兼两家，综其所悟，成此一书，献同道互证所得，俟患者实用之途，实为难得之举。廿载成书，无精诚之心不可得。中医几千年绵延不绝且能不断发展，便是得益于有此精诚之心的医者了。值此成书之际，谨祝程君研修医道更上一层楼，也愿中医事业发扬光大。

是为序。

丁立文

庚子深秋于南开大学西南村寓所

## 卢 序

对于医学来说，我是一个纯外行，因为和程大夫这几年的密切接触，相互了解较多，这才得以知道多年来他一直一个人默默地致力于从中医角度论治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课题。现在，程大夫的课题成果即将结集成书出版，他盛情邀请我给他写一篇序。对于医学尤其是中医而言，我本无从谈起，怎奈百般推脱不过，只好依程大夫之言，如实地把我和他交往过程之中的所见所闻和个人感受谈一些，聊以塞责吧。

我和程大夫的交往，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7年他得中风以前，二是2017年下半年以后至今。

先说第一个阶段，我是通过朋友和程大夫相识的，早期的接触多是因为家人患病或者很少的几次朋友聚会。记得我的小孙子很小的时候，有问题就经常找程大夫，因为我们感觉他能用一些极为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比如有一次，大约是那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我的小孙子忽然不舒服了，一直缠着大人哭闹。我就在傍晚下班以后把程大夫接到家里，看一看是怎么回事，顺便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一下。他来了以后，简单地看了看孩子，又问了问孩子的其他情况，并且用手试了试孩子呼出的气体温度，提议让孩子吃一根冰棍试一试，说完就让我把他送回家去了。孩子吃了一根冰棍以后，不大一会儿，就吐了，吐的全是中午吃的还没有消化的食物，吐了以后，立刻就又蹦又跳，恢复了常态。

再如我的老父亲，在晚年时便秘，又加上不能保持一个姿势卧位超过半小时，否则就难受得无法形容，吃了很多药，想了很多办法也不见效。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程大夫咨询，他听完了情况，想了想，就对我说：“这极有可能是心脏的功能衰弱所致！”并让我停止目前的用药，改为中成药“强心胶囊”，按说明服用。几天以后，我老父亲的便秘和其他诸方面都有很大程度上

的改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不少。通过接触，给我个人的感觉是程大夫对于疾病的见解和处理方法很奇怪，同我认识的其他医生有很大的不同。

时间到了2017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忽然听说他得了中风，几次电话问候，他都在外地疗养。到了这一年的6月间，程大夫竟然和另一位朋友来到公司看我，并告知他恢复得很好，不必挂念。我见他的确恢复得不错，也很高兴。正好外地一位朋友邀请我八九月份去新疆搞自驾游，我当时正找不到合适的人同去，于是问他愿不愿意去走一走，不想程大夫倒是一直希望有机会到新疆走一走，说是想看一看与中风和高血压相关的一个问题。

新疆之行很是愉快，我们临时凑起来的几个人很合得来。到了克拉玛依市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此行主要的汽车驾驶员山西人小周，却突然荨麻疹、鼻窦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同时发作，身上片片红斑瘙痒难耐，鼻流清涕不止，同时腰痛难以活动。仔细询问之下得知，他的这些疾病有好些年了，曾经多次到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大医院就诊，都没有治好，平时也是好一时歹一时的。大家正在议论时，程大夫说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只是此行带的药物不多，还需加上一些其他的方法才可以。只见程大夫让小周趴在旅馆的地毯上，用脚在小周的双侧腘窝处用力踩了踩，又让小周起来，用手在小周的双手肘部用力揉捏，同时让小周做起立和下蹲的动作。我们在一旁的人，都明显看出小周的腰痛好多了。这时程大夫同样给了小周一盒“强心胶囊”，让他按说明服用，并让小周去旅馆房间的卫生间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盖上被子捂一点汗出来就可以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小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鼻窦炎就几乎全好了，只剩下荨麻疹好像还有点，但是已经不怎么痒了，照常为我们开车。回家以后，小周又按程大夫的嘱咐买了几盒“强心胶囊”，按照说明服用，这几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也就全部好了。此后，我几次询问，他都说已经完全好了，再也没有发作过，这让我们同行的几个人都感到很惊奇。

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程大夫除了对新疆很感兴趣以外，似乎对陕北的地貌也很在意，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这就是糖尿病之象”。我们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没有人就此与之探讨。返程时我们在陕北的绥德住了一晚，

恰逢绥德大水之后。我们住宿的旅馆边上有一座大桥，晚饭后散步时，我们发现桥上的栏杆都被大水冲坏了。正当大家为洪水的事情议论纷纷之时，程大夫忽然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的糖尿病患者“小便必数”的原因了，大家都是外行人，也不明白这和陕北的洪水有什么关系。

在这次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告知，我八十多岁的老岳母胸椎第七节自发性骨折了，做了各种检查并已经确诊。一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只好星夜兼程往回赶路。到家后，我顺便带着程大夫立刻赶到我岳母那里，家人告诉我们医院开了止疼的芬必得，然后就让病人于硬板床平卧一段时间。程大夫给患者诊了脉，又问了相关的情况，然后思考了一阵子，说：“不必严格地于硬板床平卧，可以适当地活动活动，只是不要太过。”另外，要我们准备两个干净的矿泉水瓶子，每个瓶子均放入半瓶白糖和半瓶高度白酒，将装好白糖和白酒的瓶子置于阳台处，每次吃饭时取其中的一瓶，摇动后取用半两左右，一日两到三次；如果实在疼得难以忍受时，最好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吃一点止痛药。本来家里人都认为老太太的问题得经过一大段时间才能缓解，不承想一周以后，老太太的问题就大为好转了，10天以后就基本正常了，又开始忙里忙外地做家务了。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年多了，老太太一直都很好，也没有再到医院复查，所以也不知胸七到底恢复成啥样了。

005

程大夫一边养病，一边继续自己的课题研究，并向我要了一间办公室，重新整理自己关于糖尿病、高血压课题的书稿。而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这里搞环保问题，所以我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他接触、聊天，甚至还有几次陪着他到外地出诊。

2018年的4月间，正当程大夫就水库清淤的问题和我讨论的时候，他一位赤峰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其老母亲出现腹水问题，希望他去一趟。程大夫当时就讲大概是这位老太太身体的“湖泊”出了淤堵的问题，当时我有幸随行，亲眼目睹了整个治疗过程。到了赤峰以后，程大夫直奔医院，查看老人的情况。重新回到一起后，讨论老人的病情，程大夫说应该是老人的一

个“湖泊”，也就是肝脏出了问题，并随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中医方案，又补充说：“如果这个思路正确的话，今天晚上这位老人的睡眠就可能得到改善，并且小便情况极有可能也会有所改善。”当天傍晚，他的朋友照他的要求做好以后，我们就回到旅馆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朋友来请我们吃早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他的老母亲昨晚少有的一夜安眠，其间去解了两次小便，回来以后都是很快又睡着了，而且小便的量明显增多了，排尿也有力了，腹水似乎也有所减少。总之，是大为见效了。了解了老人服药的情况后，程大夫随即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又给患者加开了一方。五天之后，这位患者各方面情况都有较大的好转，因而顺利出院，回到家中继续以中药调理。

006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患者还是一位有着长时间糖尿病史的患者，胰岛素的应用就有十年左右了，一直严格控制饮食，而程大夫在第一次和患者家属讨论病情时，就极力地要求取消饮食控制，并主张尽量多进甜食。我个人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家属对此也是将信将疑，只是不好表达反对的意见，又迫于患者的病情，只好照办。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的情况日渐好转，而且血糖监测的结果，也显示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引起血糖的上升，反而明显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就令患者家属信心大增，不再担心什么了，只是我们这些外行人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此期间，程大夫的另一位赤峰的朋友胡先生，还带着我们去看望了他的父母，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据介绍，老胡先生曾经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得中风多年，行动十分不便，日常主要靠老伴照顾，胡先生等几个子女轮流陪护。胡先生向我介绍说，他的老父亲在2018年春节前后病情加重，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头部的几根血管又有梗阻，建议到北京的专科医院进行治疗。家属考虑老人得病多年，年事又高，恐生意外，就电话咨询程大夫，而程大夫在了解了情况以后，建议服用中成药“牛黄清胃丸”试一试，不想服用过两盒丸药以后，老胡先生的情况就大为好转，此后胡先生甚至还开着老人特地去草原转了转。我听了介绍，既为老胡先生的病情好转而高兴，

又好奇如此普通的中成药竟然有这样的疗效，同时也赞叹胡先生老母亲的身体之好，如此高龄竟然还是照顾这样一位患者的主力。可是，随着谈话继续，我慢慢了解到，这位老太太竟然曾经是一位病程长达50年之久的高血压患者，几年前经程大夫用中药治好了，而且是采用所谓升压的方法治好的。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一位退休教师，早年上师范读书时，即发现血压高，断断续续服用降压药直至七十多岁。后来经程大夫用中药调理，一个月左右就好了，血压一直正常且平稳，早已脱离了用降压药，这几年来一直很好。

这次短暂的赤峰之行，同样带给我很多的惊奇与思考，我私下里问程大夫，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中医治疗有多大的把握？他说：“把握肯定是有点的，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要说有多大把握也不好说，因为治病这件事很复杂，不是医生用药就一定能解决的，还涉及很多的事情。不过有一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理念，来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是极为安全、可靠的！”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中医治病，尤其是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这样的疾病，才有了更深一点的认识和体会。

从新疆之行以后，当亲朋好友身体有问题时，我经常向他们推荐程大夫。其中，我的一位堂姐就患有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和多种疾病，以前一直靠西药维持，问题似乎是越来越多。程大夫接手以后，她就开始服用中药，或丸药，或汤剂，到目前为止接近两年了，虽然治疗还没有最终结束，但是早已摆脱了降糖药和降压药等西药。她从一开始就取消了饮食控制，其间曾小有波折，但现在和以前比已经判若两人，身体是大为好转了。而我的另一位亲属，也患有糖尿病，下了很大决心取消饮食控制，并且每天吃二两（100克）白糖，还吃一些程大夫隔三差五地开的中药，短时间之内身体消瘦就戛然而止，还长胖了许多，身体各方面明显好转。还有一个现象很是奇怪，就是一天之中，如果他按照吩咐吃了白糖，次日的血糖检测就在正常范围之内，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吃白糖的话，次日的血糖检测就会高出正常范围。可惜的是，他在治疗的中途，又听信了别人的意见，再次改为吃降糖药和注射胰岛素了。

据程大夫说，有的糖尿病患者取消饮食控制和多进甜食以后，血糖并不一定会下降，反而会升高，但是一来这种高血糖是人为造成的，极有可能是中医论治糖尿病的必须；二来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医生的方案较为合理的话，患者自身一般不会有因为疾病所致血糖升高而带来的种种不适，反而觉得很舒适，而且一般并无任何危险，稍加注意即可，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几次，相当于水流冲击河床底部的淤积，当人体的血管等结构没有淤积了，这个血糖升高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尽管这样的道理在程大夫看来可能是较为清楚的，但是一般的患者及其家属很难接受。因此，程大夫认为，虽然从中医论治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是可行的，但是首先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认识，这或许就是他写此书的一个原因吧。

008

程大夫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他对于医学与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显得很怪异而独特。如我的老岳母的胸椎骨折，他认为应该从肌腱和肌肉入手，所用白酒和白糖，就是主要针对肌腱和肌肉的一个方法；又如，他用中药的利尿剂，大概叫五苓散，使我推荐的一位身体左侧行动不便的老年中风患者大为好转；再如，他用很多妇科常用的中成药，使他自己表弟脑溢血术后的种种不适很快消失了，恢复如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有人对我说程大夫这个人有点另类，我倒是很赞赏程大夫经常说的一些关于医疗与治病的理念，如：吃药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吃药，而吃饭的目的是为了下一顿还继续吃；医生就是患者在需要时的一根拐杖，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正确的世界观、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的精神、正常饮食和规律地生活作息，是健康的基石，等等。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发觉得这些认识比吃药、吃补品，甚至整天忙于各种养生活活动还要重要得多！

据我的观察和了解，我觉得程大夫既是一位好学敏悟、古道热肠的人，又是一位醉心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术的人。因为我发现他平时无论做什么，都要带着几本专业书籍，一有空闲就仔细阅读。他能从一些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之中，领悟到高深的医学道理，如前面说过的他通过绥德大水领悟到某些糖尿病患者何以“小便必数”的道理，并找到其中的异常途径。同时，他

又对患者的问题极为在意，总是想方设法地为患者解决问题，且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据我所知，程大夫早年上大学时读的是西医临床专业，因为父母的原因，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又因为种种原因，先在一所医学中专学校教书，后来又被调到社区从事临床工作，并没有到医院某个具体科室工作的经历；由于参加过“西学中”的缘故，得以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又因为偶然的机缘，走进了从中医角度论治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领域。十几年的默默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但因此治好了自己的中风病，对糖尿病与中风的关系也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悟，对医学的理解也更加深了一层。

程大夫每每谈及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领悟，都会对曾经的坎坷经历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感谢，这或许又是对佛家所谓“烦恼即是菩提”的一种领悟吧！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自己多年的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以造福更多的人！

009

程大夫还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介绍我们相识的周先生，也就是曾经告诉程大夫“伯努利方程”的那位老大哥，虽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程大夫还是经常提起他，并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按照程大夫的说法，没有周先生的提示，他对于高血压的认识恐怕还要长时间停留在误区之中。一次新疆之行，使得我和程大夫得以成为知己。此书即将出版之际，程大夫邀请我写一篇序，并用黄永玉开画展时只请了一位美院的工人剪彩为例相激，我只好就与之交往的点点滴滴，如实地写一点文字，聊以塞责。

中医博大精深，衷心祝愿程大夫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卢兴伟

2019年10月写于蓟州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代自序）

本来上大学时，我学的是西医的临床专业，而工作以后又参加了全国“西学中”班的学习，因此我既是一名西医的老学生，又是一名中医的小学生。大约是在2003年的9月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开始了从中医论治糖尿病的探索历程，其后，又涉及了从中医论治高血压病等内容，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李阳波先生在《开启中医之门》一书之中，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模糊是中医的死敌！我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中医是如何认识和对治糖尿病的。为此，我一方面尽可能地收集各种资料，一方面努力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思考糖尿病的相关问题。但是，“侯门一入深似海”，一旦走进了从中医论治糖尿病领域，才真正体会到“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而茫然”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一直陪伴我走到今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在刚开始对从中医论治糖尿病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时，我却又从内心生出一种恐惧，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竟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即：糖尿病的主要根源不在胰岛素，而在肝脏；糖尿病患者不仅不需要限糖，还要大量进食高糖食物。这样的认识与我原来上学时的所学几乎完全相违背！由此我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是走火入魔而误入歧途了，乃至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都不敢再碰这个课题。然而，这就像一个孩子偶然看见了“可怕”的东西，尽管内心十分恐惧，但是仍然忍不住好奇心的驱使，还要偷偷看上几眼一样，在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又开始进入了这个课题。

其后，我有意识地在网络上的中医视频房间，如“UC”的“慈方医学”和“中医大讲堂”里面，把我的认识和感悟系统地宣讲出来，一来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二来也想借此机会求教于各位先生、前辈和广大的网

友老师。不承想的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浅见，却得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贾老师、山东聊城的乔医生和河南汝州的任老先生等诸多前辈的初步肯定和热情鼓励，这既令我兴奋异常，同时又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随着对中医接触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赞同从中医论治疾病，一定要“衷中”。但是，这不是说治疗疾病不要参考、借鉴西医的知识，而是说搞中医一定要按中医的理路来，一定要坚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等一系列中医核心的东西。

这里就涉及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西医的问题。就拿从中医论治糖尿病来说，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西医的“胰岛素学说”。我个人肤浅的体会是：通过对西医胰岛素学说的建立过程，以及对人体糖代谢等其他生理过程的深入了解，反而使我更加坚信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也更加确信糖尿病是“厥阴之为病”，即“厥阴之为病消渴”。

对于糖尿病来说，中医尚有一个与之几乎对等的“消渴病”与之对应；而高血压病则完全不同，中医的脉诊和西医的血压测量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对于从中医论治高血压真正有所领悟，则是因为另一段机缘。以前我一直认为血压是血液流动的主要动力，并经常引用西医教科书上的“正常人体平卧位时不同血管血压的示意图”（见本书的高血压部分）为例，来向患者说明之。一位曾当过空军教员的周先生，这位老大哥和我是老朋友，常到门诊来，经常听我给患者讲所谓高血压理论。有一次大概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们医生说的血压，不就是静压吗？”这个“静压”是我闻所未闻的名词，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见我一脸懵懂的样子，就又补充说：“这是流体力学里面的知识。”见我还是不懂，就顺手从诊桌面上拿了两张复印纸，一手一张，两张纸呈平行状并与身体垂直，中间相隔大约5cm左右，然后把这两张纸平行移动到嘴边，突然用力向两张纸的中间猛吹一口气，只见这两张纸的中间猛然向外一鼓，之后瞬间就向中间靠拢了，几乎贴到了一起。我一见之下，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血压形成的根本道理之所在。随后他向我介

绍了流体力学的“伯努利方程”，可简单地表述为 $P_{总}=P_{静}+P_{动}$ 。至此，我对于高血压的认识，才算有了质的飞跃，也才算真正找到了源头活水。这是我在医学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也都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回想这十几年的历程，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其他几位老大哥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无私的支持和鼓励。曾经和我比邻而居的付为民大哥，是一位中药鉴定专家，他不但教给了我很多中医药知识，还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天津市中药集团的丁立文先生，也是一位中药专家，对我的启发和帮助也很多。比如，他在听了我对糖尿病的理解和认识以后，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位同事，就是因为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甜食而使病史达20余年的糖尿病有了质的改善几乎痊愈，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卢兴伟先生是我们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十几年间我们由相识、相知，到成为至交。因为他的机缘，我得以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些常见现象和肝腹水以及肝脏在血液循环之中的作用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难坚持下来，走到今天。

012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听了我的观点和认识以后，就毅然决定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治疗并能坚持下来的患者；我更要感谢那些对我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的人，是他们使我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探索和再学习，从而使我对糖尿病的理解更加深刻。

这本书不是从中医论治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百科大全，仅仅是我个人对从中医论治糖尿病、高血压的一点理解和认识，准确地说是我个人对“厥阴之为病消渴”、消渴与糖尿病的关系以及某些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与其说这是一本书，倒不如说这是一篇迟交的作业或者读书心得，期待着各位读者老师的指正更为合适。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医经过百余年的碰撞，乐山乐水迄今未有定论，中西医真正走向融合恐怕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因为搞这个专题的缘故，使我这个西医的老学生有幸走进中医，真正感觉到了中医的伟大和博大精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想当然地肤浅地认为中医如何如何。这要感谢那些老先生和诸多前辈，尤其是当代中医医家的无私奉献，是他们的文章、著作，不仅

使我在这个专题的研究上找到了思路，还矫正了我对中医的看法和认识，提高了我对医学的理解和认识，拓宽了我的眼界。值此书出版之际，再次向老师们表示真诚的感谢！由于我个人的水平所限，书中错误之处，还望各位老师指正是幸！

程庆民

2019年9月15日